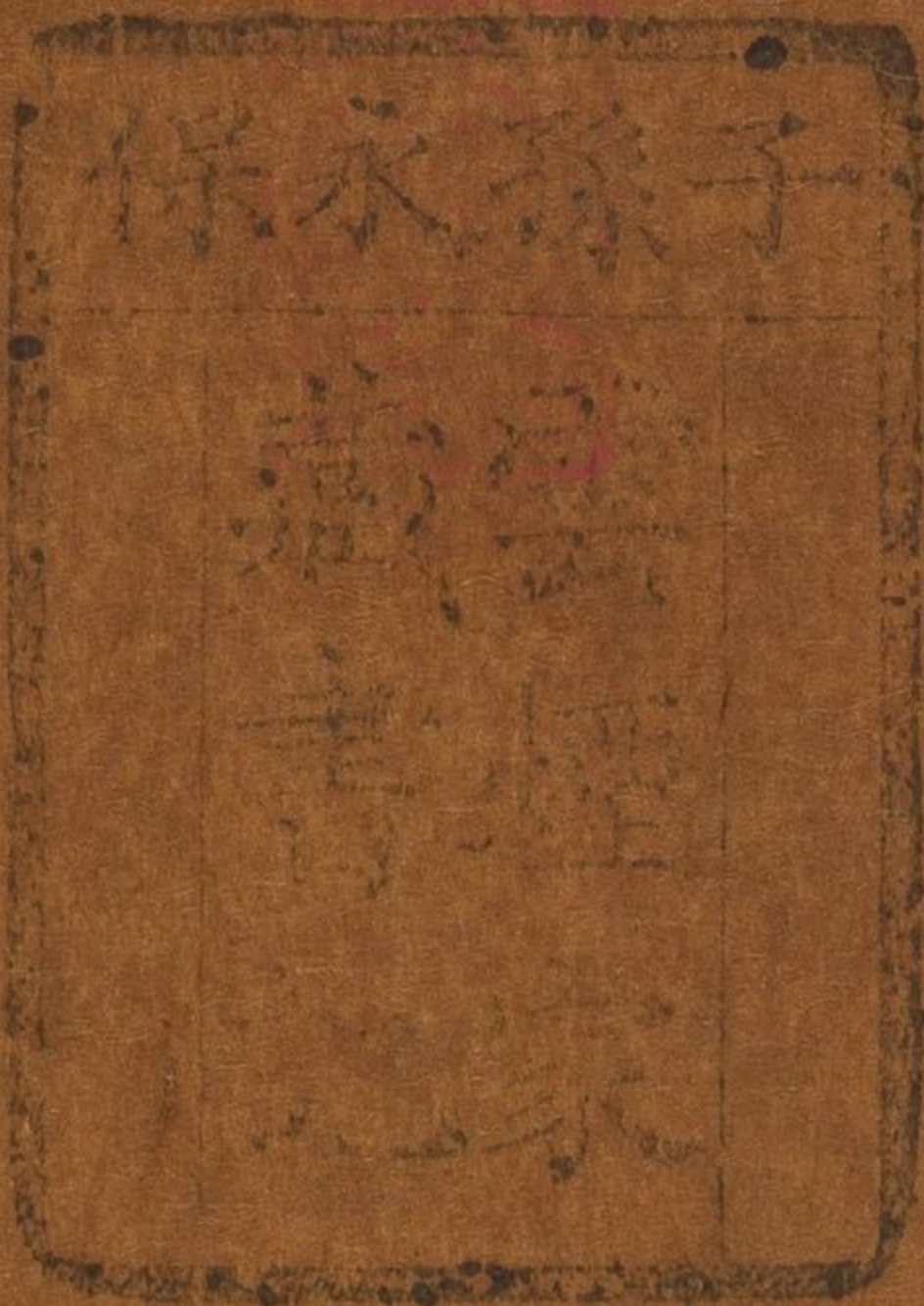


T 2258/2908(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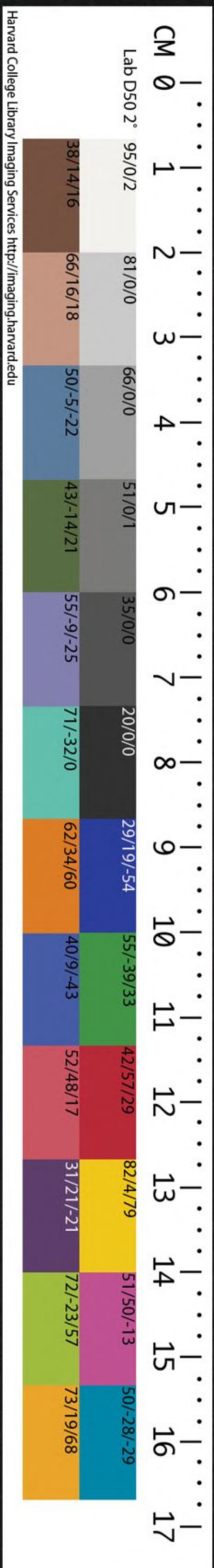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APR 28 1953

二俠傳



十六之廿止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Imaging Services <http://imaging.harvard.edu>

女俠傳卷之十八

明拓浦徐 廣廣居甫輯

明平昌黃國士允符甫校

唐

楊氏

唐建中四年李希烈陷汴州復遣兵數千人抵項城縣蓋將掠人玉帛妻女縣令李偁不知所為其妻楊氏曰君縣令也寇至當死力不足死焉職也君如逃

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珍藏印

PRINTED IN JAPAN
SUPPLIED BY
JAPAN PUBLICATIONS TRADING Co., LTD
TOKYO JAPAN
日本出版貿易株式会社

則誰守。侃曰：兵與財俱無，將若何？楊氏曰：若不守縣，吾民爲賊所得矣。今倉廩皆積也，府庫皆財也，百姓皆戰士也，重賞罰以令士，其必濟。於是召吏胥百姓於庭，楊氏曰：縣令，民主也。然歲滿則罷去，非若吏人百姓墳墓斯存，願相與至死以守，恐失其身而爲賊之人耶？衆皆泣許之。乃誓曰：以瓦石中賊者，與之千錢；刀矢兵兩之物中賊者，與之萬錢；得數百人，侃率之以登城。楊氏親爨以食之，無少長必周而均。使侃與賊言曰：項城父老義不從賊，皆悉力以守，賊得吾城不足以威，不如亟去，徒失利而無益也。賊衆皆笑，忽流矢誤中侃手，侃傷而歸。楊氏曰：君不在，則誰固守？與其死於城戰，不猶愈於家乎？侃裹傷復率其徒將趣城，而一人有以弱弓射中其帥，墮馬死，卽希烈婿也。賊勢沮，遂相與散去。項城之人竟得保全。刺史上侃之功，超陞緒州太守。

無雙

唐王仙客者建中中朝臣劉震之甥也初仙客父亡與母同歸外氏震有女曰無雙小仙客數歲皆幼稚戲弄相狎震之妻常戲呼仙客爲王郎子如是者凡數歲而震奉孀姊及撫仙客尤至一日王氏姊疾且重召震約曰我一子之念可知也恨不見婚日無雙端麗慧聰我深念之異日無令歸他族我以仙客爲託爾誠許我瞑目無所恨也震曰姊宜安靜自願養

無以他事自撓其姊竟不痊仙客護喪歸塋襄鄧服闋思念身世孤孑如此宜求婚聚以廣後嗣無雙長成矣我舅氏豈以位尊官顯而廢舊約邪於是飾裝抵京師時震爲尚書租庸使門館赫奕冠蓋填塞仙客既覲致於學舍弟子爲伍舅甥之分依然如故但寂然不聞選取之議又於窓隙間窺見無雙姿質明艷若神仙中人仙客發狂惟恐姻親之事不諧矣遂鬻囊橐得錢數百萬舅氏舅母左右給使達于廝養

皆厚遺之。又因復設酒饌，中門之內皆得入之矣。諸表同處，悉敬事之。遇舅母生日，市新奇以獻。雕鏤屏玉以爲首飾。舅母大喜。又旬日，仙客遣老嫗以求親之事，聞於舅母。舅母曰：「是其所願也。」卽當議其事。又數夕，有青衣告仙客曰：「娘子適以親情事言於阿郎。」阿郎云：「向前亦未許之模樣。」云云。恐是參差也。仙客聞之，心氣俱喪，遲旦不寐，恐舅氏之見棄也。然奉事不敢懈怠。一日震趨朝，至日初出，忽然走馬入宅，汗

流氣促，惟言鎖却大門，鎖却大門。一家惶駭，不測其由。良久乃言：「涇原兵士反，姚令言領兵入含元殿，天子出苑北門，百官奔赴行在。我以妻女爲念，略歸部署，疾召仙客與我勾當家事。我嫁與爾，無雙。」仙客聞命，驚喜拜謝，乃裝金銀羅錦二十馱，謂仙客曰：「汝易衣服，押領此物出開遠門，覓一深隙店安下。我與汝舅母及無雙出啟夏門，遶城續至。仙客依所教，至日落城外店中待，久不至。城門自午後扃鎖，南望日斷。

遂乘驄秉燭遶城至啟夏門門亦鎖守門者不一持
白楮或坐或立仙客下馬徐問曰城中有何事如此
又問今日有何人出此門者曰朱太尉已作天子午
後有一人重戴領頰人四五輩欲出此門街中人皆
識云是租庸使劉尚書門司不敢放出近夜追騎至
一時驅向北去也仙客失聲慟哭却歸店三更向盡
城門忽開見火炬如晝兵士皆持兵挺亦傳呼斬斫
使出城搜城外朝官仙客捨輜騎驚走歸襄陽村居
三年後知克復京闕重經海內無事乃入京訪舅氏
消息至新昌南街立馬彷徨之際忽有一人馬前拜
熟視之乃舊使蒼頭寒鴻也鴻本主家生其舅常使
得力遂留之握手垂涕仙客謂鴻曰阿舅阿母安否
鴻云並在興化宅仙客喜極云我便過街去鴻云某
已得從良客戶有一小宅子販繒爲業今日已夜節
君且就客戶一宿來早同去未晚遂引至所居飲饌
甚備至昏黑乃聞報曰尚書受僞命官與夫人皆處

極刑無雙已入掖庭矣。仙客哀寃號絕，感動鄰里。謂
鴻曰：四海至廣，舉目無親戚，未知托身之所。又問曰：
舊家人誰在？鴻曰：惟無雙所使婢採蘋者，今在金吾。
將軍王遂中宅。仙客曰：無雙固無見期，得見採蘋，死
亦足矣。由是乃刺謁以從。姪禮見遂中，且道本末，願
納厚價以贖。採蘋遂中深見相知，感其事而許之。仙
客稅屋與鴻蘋居。塞鴻每言：即君年漸長，合求官職。
悒悒不樂，何以遣時？仙客感其言，以情懇告遂中。遂

中薦見仙客於京兆尹李齊運。齊運以仙客前銜爲
富平縣尹，知長樂驛。累日忽報有中使押領內家三
十人往園陵以備灑掃，宿長樂驛。羶車子十乘下，訖
仙客請塞鴻曰：我聞宮嬪選在掖庭，多是衣冠女子。
我恐無雙在焉，汝爲我一窺可乎？鴻曰：宮嬪數千，豈
便及無雙？仙客曰：汝但去，人事亦未可定。因令塞鴻
爲假驛吏，名於簾外，仍給錢三千，約曰：堅守名，具
無暫捨去。忽有所覩，即疾報來。塞鴻唯唯而去。宮人

悉在簾下不可得見之。但夜語喧譁而已。至夜深群
動皆息。塞鴻終器篝火不敢輒寐。忽聞簾下語曰。塞
鴻塞鴻。汝爭得知我在此也。卽健否。言訖嗚咽。塞鴻
曰。卽君見知此驛。今日疑娘子在此。令塞鴻問候。又
曰。我不久語。明日我去後。汝於東北舍閣子中紫褥
下取書送卽君。言訖便去。勿聞簾下極鬧云。內家中
惡中使索湯藥甚急。乃無雙也。塞鴻疾告仙客。仙客
驚曰。我何得一見塞鴻。曰。今方脩渭橋。卽君可假作

理橋官。車子過橋時。近車子立。無雙若認得。必開簾
子。當得瞥見耳。仙客如其言。至第三車子。果開簾子。
窺見真無雙也。仙客悲感怨慕。不勝其情。塞鴻於閣
子中褥下得書。呈仙客。花箋五幅。皆無雙真跡。詞理
哀切。叙述周盡。仙客覽之。茹恨涕下。自此永訣矣。其
書後云。常見敕使說富平縣古柙衙人間有心人。今
能求之否。仙客遂申府請解驛務。歸本官。遂尋訪古
柙衙間。居於村墅。仙客造謁見古生生。所願必力致。

之繪綵寶玉之贈不可勝紀。一年未開口，秩滿閒居於縣。古生忽來，謂仙客曰：「洪一武夫，年且老，何所用郎君於其竭分？察郎君之意，將有求於老夫。老夫乃一片有心人也。」感郎君之深恩，願粉身以答効。仙客泣拜以實告。古生仰天以手拍腦數四曰：「此事大不易，然與郎君試求，不可朝夕便望。」仙客拜曰：「但生前得見，豈敢以遲速爲恨耶？」半歲無消息。一日扣門，乃古生送書，書云：「茅山使者迴，且來此。」仙客奔馬

見古生，生乃無一言。又啟使者復云：「殺却也。」且吃茶。夜深，謂仙客曰：「宅中有女家人，識無雙否？」仙客以採蘋對仙客，立取而至。古生端相，且笑且喜，云：「借留三五日。」郎君且歸，後累日忽傳語，說曰：「有高品過處，置園陵宮人，仙客心甚異之。令塞鴻揆所殺者，乃無雙也。仙客號哭，乃嘆曰：「本望古生，今死矣。」爲之柰何，流涕歔歔，不能自己。是夕更深，聞扣門甚急，及開門，乃古生也。領一甕子入，謂仙客曰：「此無雙也。今死矣。」心

二何傳 十八卷
頭微煖後日當活微濯湯藥切須靜密言訖仙客抱
入閣子中獨守之至明遍體有煖氣見仙客哭一轂
遂絕救療至夜方愈古生又曰暫借塞鴻於生後掘
一坑坑稍深抽刀斷塞鴻頭於坑中仙客驚怕古生
曰卽君莫怕今日報卽君恩足矣比聞茅山道士有
藥術其藥服之者立死三日却活某使人專求得一
丸昨令採蘋假作中使以無雙遊黨賜此藥令自盡
至陵下托以親故百縑贖其屍凡道路郵傳皆厚賂

矣必免漏泄茅山使者及昇僦人在野外處置訖老
夫爲卽亦自刎卽君不得更居此門外有檐子一十
人馬五匹絹三百疋五更挈無雙便發變姓名浪跡
以避禍言訖舉办仙客救之頭已落矣遂并屍蓋覆
訖未明發歷西蜀下峽寓居于渚宮悄不聞京兆之
耗乃挈家歸襄鄧別業與無雙偕老矣男女成群噫
人生之契闊會合多矣罕有若此之奇常謂古今所
無無雙遭亂世籍沒而仙客之志死而不辱卒遇古

生之奇法取之寃死者十餘人艱難走竄其後歸故鄉爲夫嬪五十年何其異哉

上清

貞元壬申丞相竇參居光福里第月夜間步於中庭有常所寵青衣上清者啟曰庭樹上有人恐驚郎請謹避之竇曰陸贄久欲傾奪吾權位今有人在庭樹上禍將至矣受禍必竄死於道路汝定爲宮婢聖君如顧問善爲我辭焉上清泣曰誠如是死生以之竇

下階大呼樹上人應轂而下乃衣縷鹿者也曰家有
大喪貧不辦葬禮伏知相公推誠濟物卜夜而來竇
贈絹千匹縷鹿者請左右齋所賜絹擲於墻外某先
於街中俟之竇依其請翌日執金吾奏其事德宗厲
轂曰卿交通節將蓄養俠刺位崇台鼎更欲何求流
竇於驩州沒入家貧未達流所詔賜自盡上清果隸
名掖庭後數年以善應對得在帝左右德宗謂曰汝
大了事從何得至此上清曰妾本故宰相竇參家女

二侯傳 十一卷
奴竇參家破幸得填宮德宗曰竇參之罪不止養俠
刺兼亦甚有賊汚前時納官銀器至多上清流涕而
言曰竇參自御史中丞歷度支戶部鹽鐵二使至宰
相首尾六年月入數十萬前後非時賞賜當亦不知
紀極迺者彬州送所納官銀器皆是恩賜當部錄曰
妾在彬州親見州縣希陸贄恩旨盡刮去所進銀器
上刻藩鎮官銜姓名誣爲贓物伏乞下驗於是覆視
皆如上清之言又問養俠刺事上清曰本實無此妾
義妻

聶隱娘

是陸贄陷害使人爲之德宗大悟因怒陸贄下詔雪
竇參冤上清特敕削丹書度爲女道士終嫁爲金忠
女聶隱娘者唐貞元中魏博大將聶鋒之女也方十歲
有尼乞食于鋒舍見隱娘悅之乃云問押衙乞取此
女鋒大怒叱尼尼曰任押衙鐵櫃中盛亦須偷去矣
及夜果失隱娘所在鋒大驚駭令人搜尋曾無影響

父母每思之相對啼泣而已。後五年，尼送隱娘歸，告
鋒曰：「教已成矣，可自領取。」尼歛亦不見。一家悲喜，問
其所習，曰：「初但讀經念咒，餘無他也。」鋒不信，懇詰。隱
娘曰：「真說，又恐不信。如何？」鋒曰：「但直說之。」乃曰：「隱娘
初被尼挈去，不知行幾里，及明，至大石穴中，嵌空數
十步，寂無居人。猿獠極多，尼先已有二女，亦各十歲，
皆聰明婉麗，不食，能於峭壁上飛走，若捷猱登木，無
有蹶失。尼與我藥一粒，兼令執寶劍一口，長一二尺，

許鋒利，吹毛可斷。遂令二女教其攀緣，漸覺身輕如
風。一年後，刺猿獠百無一失。後刺虎豹，皆決其首而
歸。三年後，能使刺鷹隼無不中。劍之亦漸減五寸。飛
走遇之，不知其來也。至四年，留二女守穴，挈我於都
市，不知何處也。指某人者，一一數其過，曰：「爲我刺其
首來，無使知覺，定其膽，若飛鳥之容易也。」受以羊角
匕首，亦廣三寸，遂白日刺其人於都市中，人莫能見。
以首入囊，返命，則以藥化之爲水。五年，又曰：「某大僚

有罪無故害人若干夜可入其室決其首來又攜七首入室度其門隙無有障礙伏之梁上至暝時得其首而歸尼大怒曰何太晚如是某云見前人戲弄一兒可愛未忍便下手尼叱曰已後遇此輩必先斷其所愛然後決之某拜謝尼曰吾爲汝開腦後藏七首而無所傷用卽抽之曰汝術已成可歸家遂送還云後二十年方可一見鋒聞語甚懼後遇夜卽失蹤及明而返鋒已不敢詰之因茲亦不甚憐愛忽值磨鏡

少年及門女曰此人可與我爲夫白父又不敢不從遂嫁之其夫但能淬鏡餘無他能夫乃給衣食甚豐且數年後父卒魏師知其異遂以金帛召署爲左右吏如此又數年至元和間魏帥與陳許節度使劉悟參商不協使隱娘賊其首隱娘辭帥之許許帥能神筭已知其來召牙將令曰早至城北候一丈夫一女子各跨白黑衛至門遇有鵲來噪丈夫以弓彈之不中妻奪夫彈一丸而斃鵲者揖之云吾欲相見故遠

相祇迎也。衙將受約束，遇之隱娘。夫妻曰：劉僕射真神人，不然者何以動吾也？乃見劉公。劉公勞之，隱娘夫妻拜曰：得罪僕射，合萬死。劉曰：不然，各親其主人之常事，魏今與許何異？請當留此，勿相疑也。隱娘謝曰：僕射左右無人，願舍彼而就此服公神明也。蓋知魏帥之不及劉也。劉問其所須，曰：每日只要錢二百文足矣。乃依所請，忽不見。一衛所在，劉使人尋之，不知所向。後潛於布囊中，見一紙衛，一黑一白。後月餘。

白劉曰：彼未知信，必使人繼至。今宵請剪髮擊之，以紅綃送于魏帥枕前，以表不回。劉聽之。至四更，却返曰：送其信矣。是夜必使精精兒來殺某。及賊僕射之首，此時亦萬計殺之，乞不憂耳。劉豁達大度，亦無畏色。是夜明燭半宵之後，果有二幡子，一紅一白，飄飄然如相擊于床四隅。良久，見一人自空而踣，身首異處。隱娘亦出曰：精精兒已斃，拽出于堂之下，以藥化爲水。毛髮不存矣。隱娘曰：後夜當使妙手空空兒繼至。

空空兒之神術人莫能窺其用鬼莫得躡其蹤能從
空虛入冥莫無形而滅影隱娘之藝故不能造其境
此卽繫僕射之福耳但以干闥玉周其頸擁以衾隱
娘當化爲蠖蟻潛入僕射腸中聽伺其餘無逃避處
劉如言至三更瞑目未熟果聞項上鏗然聲甚厲隱
娘自劉口中躍出賀曰僕射無患矣此人如俊鶻一
搏不中卽翩然遠逝耻其不中耳纔未逾一更已千
里矣後視其項果有七首割處痕逾數分自此劉轉

厚禮之自元和八年劉自許入覲隱娘不願從焉云
自此尋山水訪至人但一一請給與其夫劉如約後
漸不知所之及劉薨于軍隱娘亦鞭驢而一至京師
柩前慟哭而去開成中昌裔子縱除陵州刺史至蜀
棧道遇隱娘貌若當時相見甚喜依前跨白衛如故
謂縱曰卽君大災不合適此出藥一粒令縱吞之云
來年火急拋官歸洛方脫此禍吾藥力只保一年患
耳縱亦不甚信遺其繒綵隱娘一無所受但沉醉而

去後一年縱不休官果卒于陵州自此無復有人見
隱娘矣

崔慎思妾

博陵崔慎思唐貞元中應進士舉京中無第宅常賃
人隙院居止而主人別有一院都無丈夫有少嬾年
三十餘窺之亦有容色唯有二女奴焉慎思遂遣通
意求納爲妻嬾人曰我非仕族與君不敵不可爲他
時恨也求以爲妾許之而不肯言其姓慎思遂納之

二年餘崔所取給嬾人無倦色後產一子數月矣時
夜崔寢及閉戶垂帷而已半夜忽失其嬾崔驚之意
其有姦頗發忿怒遂起堂前徬徨而行時月色朦朧
忽見其嬾自屋而下以白練纏身其右手持匕首左
手携一人頭言其父昔枉爲郡守所殺入城求報已
數年矣未得今旣尅矣不可久留請從此辭遂更結
束其身以灰囊盛人首携之謂崔曰某幸得爲君妾
二年而已有一子宅及二婢皆自致並以奉贈養育

孩兒言訖而別遂踰墻越舍而去慎思驚嘆未已少頃却至日適去忘哺孩子少乳遂入室良久而出曰飼兒已畢便永去矣慎思久之怪不聞嬰兒啼視之已爲其所殺矣殺其子者以絕其念也古之俠莫能過焉

其年歲賦發忿怒滋味堂前對對而日却日河翻翻
或言其與父閉日垂訓而日半夜忽去其賊當謹之意
二平翁翁祖翁賊人無對河對對至一千幾日矣却

玉簫

唐西川節度使韋臯少游江夏止於姜使君之館姜氏孺子曰荆寶已習二經雖兄呼於韋而恭事之禮如父也荆寶有小青衣曰玉簫年纔十歲常令祇侍韋兄玉簫亦勤於應奉後二載姜使君入關求官而家累不行韋乃居上頭陀寺荆寶亦時遣玉簫徃役給奉玉簫年稍長大因而有情時陳廉使韋常侍得常季父書云姪臯久客貴州切望發遣歸覲廉使啟

緘道以舟楫服用仍恐淹留請不相見泊舟江瀕俾
篙工促行韋昏瞑拭淚乃裁書以別荆寶寶頃刻鑿
簫俱來既悲且喜寶命青衣從往臯以違觀日久不
敢俱行乃固辭之遂與言約少則五載多則七年取
玉簫因留玉指環一枚并詩一首遺之暨五年既不
至玉簫乃靜禱於鸚鵡洲又逾年至八年春玉簫歎
曰韋家郎君一別七年是不來耳遂絕食而殞姜氏
愍其節操以玉環著於中指而同殯焉後韋鎮蜀到

府三日詢獄囚其輕重之繫近三百餘人其中一輩
五器所拘偷視廳事私語云僕射是當時韋兄也乃
厲敲曰僕射僕射憶姜家荆寶否韋曰深憶之卽某
是也公曰犯何罪而重繫答曰某辭韋之後尋以明
經及第再選青城縣令家人誤焚廨舍庫牌印等乃
曰家人之犯固非已尤卽與雪寃仍歸墨綬乃奏眉
州牧敕下未令赴任遣人監守且留富幕時屬大軍
之後草創事繁凡經數月方問玉簫何在姜曰僕射

二修傳 十八卷
維舟之夕與伊留約七載是期既逾時不至乃絕食
而終因吟留贈玉環詩云黃雀啣來已數春別時留
解贈佳人長江不見魚書至爲遣相思夢入秦韋聞
之益增悽歎廣脩經像以報夙心且想念之懷無由
再會時有祖山人者有少翁之術能令逝者相親但
令府君齋戒七日清夜玉簫乃至謝曰承僕射駕經
造像之力旬日便當託生却後十二年再爲侍妾以
謝鴻恩臨行微笑曰丈夫薄憤令人死生隔矣後韋

以隴右之功終德宗之代理蜀不替是故年深累遷
中書令天下響附瀘棘人歸心因作生日節鎮所賀皆
貢珍奇獨東川盧八座送一歌姬未當破瓜之年亦
以玉簫爲號觀之乃真姜氏之玉簫也而中指有肉
環隱出不異留別之玉環也韋歎曰吾乃知存歿之
分一往一來玉簫之言斯可驗矣

謝小娥

小娥姓謝氏豫章人估客女也嫁歷陽俠士段居貞
小娥父常與段婚往來江湖俱爲盜所殺小娥亦傷
胸折足漂流水中爲他船所獲經夕而活因流轉乞
食至上元縣依妙果寺尼淨悟之室初父之死也小
娥夢父謂曰殺我者車中猴門東草又數日復夢其
夫謂曰殺我者禾中走一日夫小娥常書此語廣求
智者辨之有客謂曰車中猴車字去上下各一畫是
申字又申屬猴故曰車中猴草下有門門中有東乃

蘭字也又禾中走是穿田過亦是申字也一日夫者
夫上更一畫下有日是春字也殺汝父是申蘭殺汝
夫是申春小娥便爲男子服傭保於江湖間歲餘至
潯陽郡見竹戶有紙榜子云召傭者小娥乃應乃詣
門問其主乃申蘭也娥心憤貌順在蘭左右甚見親
愛金帛出入之數無不委娥先是謝氏之金寶錦繡
衣服器具悉掠在蘭家小娥每執舊物未嘗不飲泣

蘭與春宗昆弟也時同去經月多獲財帛而歸每留
娥與蘭宴一日蘭與春會群賊畢至酣飲沉醉小娥
抽佩刀先斷蘭首呼鄰人并擒春時元和十二年夏
日也復父夫之讎畢歸本里見親屬里中豪族爭求
聘娥誓心不嫁遂剪髮披褐受戒於泗州開元寺以
小娥爲法號不忘本也

非烟

臨淮武公業咸通中任河南府功曹參軍愛妾曰非
烟姓步氏容止纖麗若不勝綺羅喜秦豔好文墨尤
工擊毆其韻與絲竹合公業甚嬖之其比隣天水趙
氏第也亦衣纓之族不能斥言其子曰象端秀有文
纒弱冠矣時方居喪禮忽一日於南垣隙中窺見非
烟神氣俱喪廢食息焉乃厚賂公業之閤以情告之
閤有難色復爲厚利所動乃令其妻伺非烟間處具

以象意言焉。非烟聞之，但含笑凝睇而不答。門媪盡以語象，象發狂心，蕩不知所如。乃取薛濤箋，題絕句曰：一覩傾城貌，塵心只自猜。不隨蕭史去，擬學阿蘭來。以所題密緘之，祈門媪達。非烟烟讀畢，吁嗟良久。謂媪曰：我亦會窺見趙郎，大好才貌。此生薄福，不得當之。蓋鄙武夫，麓悍非良配耳。乃復醜篇寫於金鳳牋，曰：綠慘雙蛾不自持，只緣幽恨在新詩。郎心應似琴心怨，脉脉春情更語誰。封付門媪，令遺象。象啟緘

吟諷數四，拊掌喜曰：吾事諧矣。又以剡溪玉葉紙賦詩以謝，曰：珍重佳人贈好音，絲箋芳翰兩情深。薄於蟬翼難供恨，密似蠅頭未寫心。疑是落花迷碧洞，只思輕雨灑幽襟。百迴消息千迴夢，裁作長謠寄綠琴。詩去旬日，門媪不復來。象憂懣恐事泄，或非烟追悔。春夕於前庭，獨坐賦詩曰：綠暗紅藏起暝烟，獨將幽恨小庭前。重重良夜與誰語，星隔銀河月半天。明日晨起，吟際忽門媪來，傳非烟語曰：勿訝旬日無信，蓋

二休傳 十八卷
以微有不安。因授象以連蟬錦香囊。并岩若等詩曰。
無力嚴粧倚繡櫳。暗題蟬錦思難窮。近來贏得傷春
病。柳弱花歆怯曉風。象結錦囊於懷。細讀小簡。又恐
烟幽思增疾。乃剪烏絲簡。爲廻緘曰。春日遲遲。人心
悄悄。自因窺覲。長役夢魂。雖羽駕塵襟。難於會合。而
丹誠皎日。誓以周旋。况又聞乘春多感。芳履違和。耗
水雪之妍姿。鬱蕙蘭之佳氣。憂抑之極。恨不翻飛。企
望實情。無至憔悴。莫孤短韻。寧爽後期。惆悵寸心。書

豈能盡兼持。非什仰繼華篇。詩曰。見說傷情爲見春。
想封蟬錦綠蛾頻。叩頭與報烟卿道。第一風流最損
人。門媪旣得回報。徑齎詣烟閣中。武生爲府掾。屬公
務繁夥。或數夜一直。或竟日不歸。是時適值生入府。
曹烟拆書。得以款曲尋繹。旣而長太息曰。丈夫之志。
女子之心情。契魂交視。遠如近也。於是闔戶垂幃。爲
書曰。下妾不幸。垂髫而孤。中間爲媒妁所欺。遂匹合
於瑣類。每至清風朗月。移玉桂以增懷。秋帳冬缸。泛

金徽而寄恨。豈期公子忽貽好音。發華絨而思飛。諷
麗句而目斷。所恨洛川波隔。賈午墻高。聯雲不及於
秦臺。薦夢尚遙於楚岫。猶望天從素懇。神假微機。一
拜清光。九殞無恨。兼題短什。用寄幽懷。詩曰。畫簷春
燕須同宿。蘭浦雙鴛肯獨飛。天恨桃源諸女伴。等閑
花裡送郎歸。封訖。召門媪。令達於象。象覽書及詩。以
烟意稍切。喜不自持。但靜室焚香。虔禱以俟。忽一日
將夕。門媪促步而笑至。且拜曰。趙郎願見神仙否。象

驚。連問之。傳烟語曰。今夜功曹府直。可謂良時。妾家
後庭。郎若之前垣也。不渝惠好。顛望來儀。方寸萬重。
悉自晤語。既曉。黑象乃躋梯而登。烟已令重榻於下。
既下。見烟靚粧盛服。立于花下。拜訖。俱以喜極不能
言。乃相携自後門入堂中。背缸解幌。盡繾綣之情焉。
及曉鐘初動。復送象於垣下。烟執象泣曰。今日相遇。
乃前生因緣耳。勿謂妾無玉潔松貞之志。放蕩如斯。
直以郎之風調。不能自顧。願深鑒之。象曰。揖希世之

二例傳 十八卷
貌見出人之心已善幽宮永奉歡洽言訖象踰垣而
歸明日託門媪贈烟詩曰十洞三清雖路阻有心還
得傍瑤臺瑞香風引思深夜知是蕊宮仙馭來烟覽
詩微笑復贈象詩曰相思只怕不相識相見還愁却
別君願得化爲松上鶴一雙飛去入行雲封付門媪
仍令語象曰賴妾有小小篇詠不然君作幾許大才
面目茲不盈旬常得一期于後庭稍展微密之思聲
宿昔之心以爲魚鳥不知人神相助或景物寓目詩

詩寄情來往便繁不能悉載如是者周歲無何烟數
以細過撻其女奴奴陰銜之乘間盡以告公業公業
曰女慎言我當伺察之後至直日乃僞陳狀請假迨
如常入直遂潛于里門街鼓旣作匍伏而歸循墻至
後庭見烟方倚戶微吟象則據垣斜睇公業不勝其
忿挺前欲擒象覺跳去業搏之得其半襦乃入室呼
烟詰之烟色動轂戰而不以實告公業愈怒縛之大
柱鞭楚血流但云生得相親死亦何恨深夜公業怠

而假寐烟呼其所愛女僕曰與我一杯水水至飲盡而絕公業起將復答之已死矣乃解縛舉致閣中連呼之數言烟暴疾致殞後數日葬于北邙而里巷間皆知其強死矣象因變服易名遠竄江浙間洛陽才士有崔李二生常與武彖游處崔賦詩末句云恰似傳花人飲散空拋床下最繁枝其夕夢烟謝曰妾貌雖不追桃李而零落過之捧君佳什愧仰無已李生詩末句云艷魄香魂如有在還應羞見墜樓人其夕

夢烟戟手而言曰士有百行君得全乎何至於片言苦相詆斥當屈君於地下而證之數日李生卒時人異焉

明平昌黃國士允符甫校

唐

情娘

大卷終

苦臥病中當出試飲此下回甯之獲日李生卒却入
妻因掉手而言曰士首曰亦甚昂全乎回至令并言

異譚

女俠傳卷之十九

明柘浦徐 廣廣居甫輯

明平昌黃國士允符甫校

唐

倩娘

天授三年清河張鎰因官家于衡州性簡靜寡知友
無子有女二人其長早亡幼女倩娘端妍絕倫鎰外
甥太原王宙幼聰悟美容範鎰常器重每曰他時當

以倩娘妻之後各長成與倩娘常私感想於寤寐家人莫知其狀後有賓寮之選者求之鑑許焉女聞而鬱抑宙亦深恚恨託以當調請赴京止之不可遂厚遣之宙陰恨悲慟訣別上船日暮至山郭數里夜方半宙不寐忽聞岸上有一人行聲甚速須臾至船問之乃倩娘步行跣足而至宙驚喜發狂執手問其從來泣曰君厚意如此寢食相感今將奪我此志又知君深情不易思將殺身奉報是以亡命來奔宙非意

所望欣躍特甚遂匿倩娘於船連夜遁去倍道兼行數月至蜀凡五年生兩子與鑑絕信其妻常思父母涕泣言曰吾曩日不能相負棄大義而來奔君今向五年恩慈間阻覆載之下胡顏獨存也宙哀之曰將歸無苦遂俱歸衡州既至宙獨身先至鑑家首謝其事鑑大驚曰倩娘疾在閨中數年何其詭說也宙曰見在舟中鑑大驚訝促使人驗之果見娘在舡中顏色怡暢訊使者曰大人安否家人異之疾走報鑑室

中女聞喜而起飾粧更衣笑而不語出與相迎翕然
而合爲一體其衣裳皆重其家以事不常秘之惟親
戚間有潛知之者後四十年間夫妻皆喪二男並孝
廉擢第至丞尉事出陳玄祐離魂記云玄祐少日常
聞此說而多異同或謂其虛大曆末遇萊蕪縣令張
仲規因備述其本末鑑則仲規堂叔祖而說極備悉
故記之

鄭義宗妻

唐鄭義宗妻盧氏涉獵經史事舅姑盡嫺道常夜有
強寇數十持刀鼓譟破門而入家人悉奔竄惟姑在
室盧氏冒刃突往姑側爲賊筆擊幾死金銀布帛席
捲一空賊去人問何爲不懼盧氏曰人之所以異於
禽獸者以其有仁義也鄰里有急尙當赴援况姑而
可委棄耶若百有一危我豈獨生

唐余洪妻

唐余洪妻鄭氏爲時草寇竊發鄭氏奔竄值唐帥師下建州裨將獲之以其有色而不能犯獻之主將查文徽文徽欲納之鄭氏大罵曰王師弔伐當褒錄節義以勵風俗建封行伍尚知敬憚君元帥也而欲爲禍首耶因訪其夫而歸之

霍小玉

大曆中隴西李生名益年二十以進士擢第其明年拔萃俟試于天官夏六月至長安舍于新昌里生門族清華少有才思麗詞佳句時謂無雙先達大人翕然推伏每自矜風調思得佳偶博求名妓久而未諧長安有娼媼十一娘者故薛駙馬家青衣也折券從良十餘年矣性便僻巧言語豪家戚里無不經過追風挾策推爲渠帥常受生誠託厚賂意頗德之經數

月生方閒居舍之南亭申未間忽聞扣門甚急云是
鮑十一娘至攝衣從之迎問曰鮑卿今日何故忽然
而來鮑笑曰蘇姑子作好夢也未有一仙人謫在下
界不邀財貨但慕風流如此色目共十郎相當矣生
聞之驚躍神飛體輕引鮑手且拜且謝曰一生作奴
死亦不憚因問其名居鮑具說曰故霍王小女字小
玉王甚愛之母曰淨持淨持卽王之寵婢也王之初
薨諸兄弟以其出自賤庶不甚收錄因分與貲財遣

居于外易姓爲鄭氏人亦不知其王女資質穠艷一
生未見高情逸態事事過人音樂詩書無不通解昨
遣某求一好兒郎格調相稱者某具說十郎他亦知
有十郎名字非常歡愜住在勝業坊古寺曲甫上東
閨宅是也已與他作期約明日午時但至曲頭覓往
子卽得矣鮑旣去生便備行計遂令家童秋鴻於從
兄京兆參軍尚公處假青驪駒黃金勒其夕生瀚衣
沐浴脩飾容儀喜躍交并通夕不寐遲明巾幘引鏡

自照惟恐不諧也徘徊之間至于亭午遂命駕疾驅直抵勝業至約之所果見青衣立候迎問曰莫是李十郎否卽下馬令牽入屋底急急鑰門見鮑果從內出來遙笑曰何等兒郎造次入此生調諠未畢引入中門庭間有四櫻桃樹西北懸一鸚鵡籠見生入來鳥語曰李郎入來急下簾者生本性雅淡心猶疑懼忽見鳥語愕然不敢進逡巡鮑引淨持下階相迎延入對坐年可四十餘綽約多姿談笑甚媚因謂生曰

素聞十郎才調風流今又見容儀雅秀名下固無虛士其有一女子雖拙教訓顏色不至醜陋得配君子頗爲相宜類見鮑十一娘說意肯今亦便令永奉箕箒生謝曰鄙拙庸愚不意顧盼倘垂錄采生死爲榮遂命酒饌卽令小玉自堂東閣子中出來生卽拜迎但覺一室之中若瓊林玉樹互相照耀轉盼精彩射人旣而延坐母側母謂曰汝嘗愛念開簾風動竹疑是故人來卽此十郎詩也爾終日吟想何如一見玉

乃低鬟微笑細語曰見面不如聞名才子豈能無貌
生遽起速拜曰小娘子愛才鄙夫重貌爾好相映才
貌相兼母女相顧而笑遂舉酒數巡生起請玉歌唱
初不肯母固強發之聲清亮曲度精奇酒闌及暝鮑
引生就西院憇息閑庭邃宇簾幕甚華鮑令侍兒桂
子浣沙與生脫靴解帶須臾玉至言叙溫和辭氣宛
如解羅衣之際態有餘妍低幃暱枕極甚歡愛生有
以爲巫山洛浦不過也中宵之夜玉忽流涕謂生日

妾本娼家自知非匹今以色愛託其仁賢但慮一日
色衰思移情替使女羅無托秋扇見捐極歡之際不
覺悲生生聞之不勝感歎乃引臂替枕徐謂玉曰平
生志願今日獲從粉骨碎身誓不相捨夫人何發此
言請以素縑著之盟約玉因收淚命侍兒櫻桃褰帷
執燭授生筆硯玉管絃之暇雅好詩書筐箱筆硯皆
王家之舊物遂取繡囊出越姬烏孫闌素段三尺以
授生生素多才思援筆成章引喻山河指誠日月旬

旬懇切聞之動人誓畢命藏於寶篋之內自爾婉戀
相得若翡翠之在雲路也如此二歲日夜相從其後
年春生以書判拔萃登科授鄭縣主簿至四月將之
官便拜慶於東洛長安親戚多就筵餞時春物尚餘
夏景初麗酒闌賓散離思縈懷玉謂生曰以君才地
名聲人多景慕願結婚媾者固亦衆矣况堂有嚴親
室無家嬪君之此去必就佳姻盟約之言徒虛語耳
然妾有短願欲輒指陳永委君心復能聽否生驚怪

曰有何罪過忽發此辭試說所言必當敬奉玉曰妾
年始十八君纔二十有二逮君壯室之秋猶有六歲
一生歡愛幸畢此期然後妙選高門以求秦晉亦未
爲晚妾便捨棄人事剪髮披緇夙昔之願於此足矣
生且愧且感不覺涕流因謂玉曰皎日之誓死生以
之與卿偕老猶恐未愜素志豈敢輒有二三固請不
疑但端居相待至八月必當却到華州尋使奉迎相
見非遠更數日生遂訣別東去到任旬日求假往東

都觀親至家旬日太夫人已與商量表妹盧氏言約
已定太夫人素嚴毅生姿巡不敢辭讓遂就禮謝便
有近期盧亦甲族也嫁女於他門聘財必以百萬爲
約不滿此數義在不行生家素貧事須求丐便託假
故遠投親知歷涉江淮自秋及夏生自以孤肩盟約
大愆回期寂不知聞欲斷其望遙託親故不遺漏言
玉自生逾期數訪音信虛詞詭說日日不同博求師
巫遍詢卜筮懷憂抱恨周歲有餘羸卧空閨遂成沉

疾雖生之書題竟絕而王之相望不移賂遣親知使
通消息尋求既切資用屢空往往私令侍婢潛賣篋
中服玩之物多託於西市寄附舖候景先家貨賣曾
令侍婢浣沙將紫玉釵一隻詣景先家貨之路逢內
作老玉工見浣沙所執問來認之曰此釵吾所作也
昔歲霍王小女將欲上鬟令我作此釵以萬錢我嘗
不忘汝是何人從何而得浣沙曰我小娘子卽霍王
女也家事破散失身於人夫婿昨向東都更無消息

二傳傳 十一卷
悒悒成疾。今將二年。令我賣此賂遺於人。使求音信。玉工悽然下泣曰。貴人男女失機。落節一至於此。我殘年向盡。見此盛衰。不勝傷感。遂引至延先公主宅。具言前事。公主亦爲之悲歎良久。給錢十二萬焉。時生所定盧氏女在長安。生既畢於聘財。還歸鄭縣。其年臘月。又請假入城。就請潛卜。靜居不令人通。有明經崔允。剛者。生之重表弟也。性甚長厚。等歲長與生同飲於鄭氏之室。盃盤笑語。曾不相間。每得生信。必

誠告於玉。玉常以新製衣服資給於崔。崔頗感之。生既至崔。且以誠告玉。玉且數曰。天下寧有是事乎。遍託親朋多方召致。生自以愆期負約。又知玉疾候沈綿。慙耻恐割。終不肯往。晨出暮歸。欲以迴避。玉日夜涕泣。都忘寢食。期一相見。竟無因由。冤憤益深。委頓牀枕。自是長安中稍有知者。風流之士共感玉之多情。豪俠之倫皆怒益之薄行。時已三月。人多春游。益與同輩五六人詣崇敬寺。翫牡丹花。步於西廊。遽吟

詩句有京兆韋夏卿者。生之密友。時亦同行。謂生日。風光甚麗。草木榮華。傷哉。鄭君銜冤空室。足下終能棄置。實是恐人丈夫之心。不宜如此。足下宜爲思之。歎傷之際。忽有一豪士。衣輕黃紵衫。挾朱彈。風神俊美。衣服輕華。唯見一剪頭胡雛。從後潛行而聽之。俄而前揖。益曰。公非李十郎者乎。某族本山東。姻連外戚。雖乏文藻。心嘗樂賢。仰公嚴華。常思觀止。今日幸會。得覩清揚。某之敝居。去此不遠。亦有嚴樂。足以娛

情。妖姬八九人。駿馬十數匹。惟公所要。但願一過。生之儕輩。共聆斯述。更相歎美。因與豪士策馬同行。疾轉數坊。遂至勝業生以近。鄭之所止。意不欲過。便託事故。欲迴馬首。豪士曰。敝居咫尺。恐相棄乎。乃挽挾其馬。牽引而行。遷延之間。已及鄭曲。生精神恍惚。鞭馬欲迴。豪士遽命奴僕數人。抱持而進。車走推入車門。便令鑱却。報云。李十郎來也。一家驚喜。嚴聞于外。先此一夕。玉夢黃衫丈夫抱生來。至席。使玉脫鞋。驚

寤而告母。因自解曰：鞋者，諸也。夫，嬈再合，脫者，解也。既合而解，亦當永訣。由此觀之，必遂相見。相見之後，當死矣。凌晨，請母粧梳。母以其久病，心意惑亂，不甚信之。黽勉之間，彊爲粧梳。粧梳纔畢，而生果至。玉沈綿日久，轉側須人。忽聞生至，歛然自起，更衣而出。恍若有神，遂與生相見。含怒凝睇，不復有言。羸質嬌姿，如不勝致。時復掩袂，還顧。李生感物傷人，坐皆歔歔。頃之，有酒，殺數十盤，自外而來。一坐驚視，遽問其故。

悉皆豪士之所致也。因遂陳設，相就而坐。玉乃側身轉面，睨眎生良久，遂舉杯酒於地曰：我爲女子，薄命如斯。君爲丈夫，負心若此。韶顏穉齒，飲恨而終。慈母在堂，不能供養。綺羅絃管，從此永休。微痛黃泉，皆君所致。李君、李君，今當永訣。我死之後，必爲厲鬼，使汝妻妾終日不安。乃引左手，握生臂，擲盃於地。長慟號哭，數聲而絕。母乃舉屍，寘于生懷。令喚之，遂不復蘇矣。生爲之編素，日夕哭泣，甚哀。將葬之夕，生忽見玉。

總帷之中。容貌妍麗。宛若平生。着舊石榴裙。紫榼襦。紅綠帔子。斜身倚帷。手引繡帶。顧謂生日。媿君相送。尚有餘情。幽冥之中。能不感歎。言畢。遂不復見。明日。葬於長安御宿原。生至墓所。盡哀而返。後月餘。就禮於盧氏。傷情感物。鬱鬱不樂。夏五月。與盧氏偕行。歸于鄭縣。至縣旬日。生方與盧氏寢。忽帳外叱叱之聲。生驚視之。則見一男子。年二十餘。姿狀溫美。藏身映幔。連招盧氏。生惶遽走起。遶幔數匝。倏然不見。生自

此心懷疑惡。猜忌萬端。夫妻之間。無聊生矣。或有親情。曲相勸諭。生意稍解。後旬日。生復自外歸。盧氏方鼓琴於牀。忽見自門拋一斑犀鈿花合子。方圓一寸餘。裡有輕綃。作同心結。墜於盧氏懷中。生開視之。見相思子二扣。頭蟲一發。殺嘴一驢駒。媚少許。生當時憤怒。叫吼。聲如豺虎。引琴撞擊其妻。詰令實告。盧氏亦終不自明。爾後。往往暴加捶楚。備諸毒虐。竟訟於公庭。而遣之。盧氏既出生。或侍婢媵妾之屬。暫同枕

二伊傳 一十九卷
席便加妬忌。或有因而殺之者。生嘗游廣陵。得名姬。曰營。十一娘者。容態潤媚。生甚悅之。每相對坐。嘗謂營曰。我嘗於某處得某姬。犯某事。我以某法殺之。曰。日陳說。欲令懼。已以肅清閨門。出則以所解覆營於牀。周迴封署。歸必詳視。然後乃開。又畜一短劍。甚利。顧謂侍婢曰。此信州葛溪鐵。唯斷作罪。過頭大。凡生所見。頗人輒加猜忌。至于三娶。率皆如初焉。

王立妾

唐餘干縣尉王立。調選傭居大寧里。文書有誤。爲主司駁放。資財蕩盡。僕馬喪失。窮悴頗甚。每正食於佛祠。徒行晚歸。偶與美嬪人同路。或前或後。依隨因誠意與言。氣甚相合。立因邀至其居。情款甚洽。翌日謂立曰。公之生涯。何其困哉。妾居崇仁里。費用稍備。倘能從居乎。立旣悅其人。又幸其給。卽曰。僕之阨塞。貼於溝瀆。如此勤勤。所不敢望焉。子又何以營生。對曰。

妾素賈人之妻也。夫亡十年，旗亭之內尚有舊業。朝肆暮家，日贏錢三百，則可支矣。公授官之期尚未出遊之資，且無脫不見鄙，但同處以須冬集可矣。立遂就焉。閱其家，豐儉得所，至於扃鑰之且悉以付立。每出則必先營辦立之一日饌焉。及歸則又携米肉錢帛以付立。日未嘗闕立憐其勤勞，因令傭買僕隸，煩托以他事，拒之。立不之強也。周歲產一子，唯日中再歸為乳耳。凡與立居一載，忽一日夜歸，意態皇皇，謂

立曰：妾有寃，痛纏肌骨，為日深矣。伺便復供，今乃得志，須更離京。公其努力，此居處五百緡，自置契書，在屏風中。室內資儲一以相奉，嬰兒不能將去，亦公之子也。公其念之。言訖收淚而別。立不可留，止則視其所携皮囊，乃人首耳。立甚驚愕，其媼笑曰：無多疑慮，事不相縈，遂挈囊踰垣而去。身如飛鳥，至開門出送，則已不及矣。方徘徊於庭，遽聞却至。立迎門接候，則曰：更乳嬰兒，以豁離恨。就撫子，俄而復去，揮手而

已立回明燈。寒帳小兒身。首已離矣。立惶駭。達日不
寐。則以財帛。買僕乘遊。抵近邑。以伺其事。久之。竟無
所聞。其年立得官。卽貨鬻所居。歸任。以後終莫知其
音問也。

武昇風中。室內資。齡一。以昧奉。嬰兒。不辨。殊去。亦公
志。志。與。史。綱。京。公。其。發。代。出。武。遠。正。百。齡。自。置。笑。書
立。日。受。命。自。京。州。贏。豔。肌。骨。爲。日。采。笑。同。野。對。對。州。今。代。

木蘭女

木蘭。唐人女也。代父戍邊十二年。人不知其爲女。歸
賦。戍邊詩云。促織何唧唧。木蘭當戶織。不聞機杼聲。
惟聞女嘆息。問女何所思。問女何所憶。女亦無所思。
女亦無所憶。昨夜見軍帖。可汗大點兵。軍書十二卷。
卷卷有命名。阿爺無大兒。木蘭無長兄。願爲市鞍馬。
從此替爺征。東市買駿馬。西市買鞍韉。南市買轡頭。
北市買馬鞭。旦辭爺娘去。暮宿黃河邊。不聞爺娘聲。

喚女但聞黃河流水聲
澗澗日辭黃河去暮宿黑山
頭不聞爺娘喚女聲
但聞胡騎啾啾萬里赴戎機
關山度若飛胡風傳金折
寒光照鐵衣將軍百戰死
壯士十年歸歸來見天子
天子坐明堂策勳十二轉
賞賜百千鎰可汗問所欲
木蘭不用尚書郎願馳千里足
送兒還故鄉爺娘聞女來
出郊扶相將阿妹問
娘來當戶理紅粧小第聞姊來
磨刀霍霍向豬羊開
我東閣門坐我西澗床
脫我戰時袍着我舊時裳
當

五代

慈母柴氏

憲理雲鬟挂鏡帖花黃
出門看火伴火伴皆驚忙
同行十二年不知木蘭是女郎

晉秦閭夫繼室柴氏生一子與前妻子俱幼值閨夫
死柴氏鞠之無二心時有惡少與張福爲伙訴其事
連坐柴氏長子法當誅氏引次子詣官泣訴曰往從
惡吾次子非長子也次子曰實我之罪加於兄鞠之

二例傳 十九卷
至死不易言官反疑次子非柴氏所出問之他囚始
得其情官義柴氏之行爲之斷案曰嬖執義而不忘
其夫之命子趨死而能成其母之志此天理人情之
至也乃爲之降宥其罪

王章妻

漢王章字仲卿爲諸生學長安獨與妻居疾病無被
卧牛衣中與妻訣涕泣其妻怒之曰仲卿京師尊貴
在朝廷人誰逾仲卿者今疾病困厄不自激昂乃反
涕泣何鄙也

毛氏

後秦苻登妻毛氏毛興女也善騎射登爲姚萇所襲
營壘旣陷毛氏猶彎弓跨馬率壯士數百與萇交戰
殺賊七百餘人衆寡不敵爲萇所執毛有姿色萇欲
納之毛罵曰天子皇后安可爲羌賊所辱萇殺之

封景文

殷保晦妻封敖孫女名絢字景文能文章章謀保晦
歷校書郎黃巢入長安潛匿蘭陵里明日保晦逃賊
悅封色欲取之固拒賊誘悅萬辭不答賊怒勃然曰
從則生不然正膏我劍封罵曰我公卿子守正而死
猶生也終不從逆賊手遂遇害保晦歸左右曰夫人
死矣保晦號而絕

章郇公夫人

章郇公得象之高祖建州人仕王氏爲刺史號章太
傅其夫人練氏知識過人太傅嘗出兵有二將後期
欲斬之夫人置酒飾美姬進之太傅歡甚迨夜飲醉
夫人密釋二將使亡去二將奔南唐後爲南唐將攻
建州破之時太傅已死夫人居建州二將遣使厚以
金帛遺夫人且以白旗授之曰吾將屠此城夫人植
旗於門吾戒士卒勿犯也夫人返其金帛棄弗受曰

君幸思舊德願全此城之人必欲屠之吾家與衆俱
死耳不願獨生二將感其言遂止不屠太傅十三子
其八子夫人所生也及宋興子孫及第至達官者甚
衆

宋

宣仁高后

宋高后宋英宗宣仁后也神宗任王安石變法度亂
天下后屢止不從神宗崩哲宗嗣位高后臨朝卽散

遣京城役夫止禁庭工技出近侍無狀任司馬光呂
公著輔政除青苗復差役以蘇民困天下稱爲女中
堯舜冊孟氏爲皇后語哲宗曰得賢內助非細事也
旣而嘆曰斯人賢淑惜福薄爾異日國有事變必此
人當之及疾不豫呂大防范純仁等問疾后曰老身
歿後公等亦宜早退其先見之明慮患之深如此

張盼盼

白樂天有和燕子樓詩其序云徐州張尚書有愛妓

盼盼善歌舞雅多風態予爲校書郎時遊淮泗間張尚書宴予酒酣出盼盼佐歡予因贈詩落句云醉嬌勝不得風嫋牡丹花一歡而去爾後絕不復知茲一紀矣昨日司勳官外郎張仲素繪之訪余因吟新詩有燕子樓詩二首辭甚婉麗詰其由乃盼盼所作也繪之從事武寧累年頗知盼盼始末云張尚書旣歿彭城有張氏舊第中有小樓名燕子盼盼念舊愛而不嫁居是樓十餘年于今尚在盼詩有云樓上殘燈

伴曉霜獨眠人起合歡床相思一夜知多少地角天涯不是長又云北邙松柏鎖愁烟燕子樓中思悄然自埋劍履歌塵散紅袖香銷二十年又云適看鴻鴈岳陽迴又覩玄禽逼社來瑤瑟玉簫無意緒任從蛛網任從灰余嘗愛其新作乃和之云滿窓明月滿簾霜被冷燈殘拂卧床燕子樓中寒月夜秋來祇爲一人長又云問帶羅衫色似烟幾迴欲起卽潜然自從不舞霓裳袖疊在空箱二十年又云今春有客洛陽

回曾到尚書臺上來見說白楊堪作柱爭教紅粉不成
成灰又贈之絕句云黃金不惜買蛾眉揀得如花四
五枝歌舞教成心力盡一朝身去不相隨後仲素以
予詩示盼盼乃反覆讀之泣曰自公薨背妾非不能
死恐百載之後人以我公重色有從死之妾是玷我
公清範也所以偷生耳乃和白公詩曰自守空樓歛
恨眉形同春後牡丹枝舍人不會人深意訝道泉臺
不去隨盼盼得詩後淹淹旬日不食而卒但吟詩云

兒童不識冲天物謾把青泥污雪毫

琴操

蘇子瞻守杭日有妓名琴操頗通佛書解言辭子瞻
喜之一日游西湖戲語琴操曰我作長老汝試參禪
琴操敬諾子瞻問曰何謂湖中景對曰落霞與孤鶩
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何謂景中人對曰裙拖六幅
瀟湘水鬢鎖巫山一段雲何謂人中意對曰隨他楊
學士驚殺鮑參軍操問如此究竟如何子瞻曰門前

冷落鞍馬稀老大嫁作商人婦操於意下大悟遂削髮爲尼

楊娼

楊娼者長安里中之殊色也態度甚都復以冶容自喜王公鉅人享客競邀致席上雖不飲者必爲之引滿盡歡長安諸兒一造其室殆至亡生破產而不悔由是娼之名冠諸籍中大售於時矣嶺南帥甲貴游子也妻本戚里女遇帥甚悍先約設有異志者當取

死白刃下帥幼貴淫喜內苦其妻莫夕之措意乃陰出重賂削去娼之籍而挈之南海館之他舍公餘而同夕隱而歸雅有惠性事帥尤謹平居以女職自守非其理不妄發復厚帥之左右咸能得其懼心故帥益嬖之而無厭間歲帥得病且不起思一見娼而憚其妻帥素與監軍使厚密遣導意使爲方略監軍乃給其妻曰將軍病甚思得善捧侍煎調者視之瘳當速矣其有善婢久給事貴室動得人意請夫人聽以婢

安將軍四體如何。妻曰：中貴人言仁也。果然於吾無苦耳。可促召婢來。監軍卽命娼官爲婢。以見帥計未行而事洩。帥之妻乃擁健婢數十。列白挺熾膏。護於庭而伺之矣。須其至。當歿之。涕高。帥聞而大恐。促命止之。娼且至。帥曰：此自我意。幾累於渠。今幸吾之未死。必使脫其虎喙。不然且無及矣。乃大遺其奇寶。卽命家僮榜輕舫。衛娼北歸。自是帥之憤益振。不踰旬而物故而娼之行適及。洪矣。聞至。娼乃盡返帥之賂。設位而哭曰：將軍由妾而卒。將軍且死。妾安用生爲。妾豈孤將軍者耶。卽撤奠而死之。夫娼以色事人者也。非其利則不合矣。而楊能報帥以死義也。却帥之賂。廉也。雖爲娼。差足多乎。

此非其係因不合夫而... 受登豆瓜... 贈山而哭曰... 夫戰以... 且取妻... 用... 夫戰以... 且取妻... 用...

女俠傳卷之二十一

明祐浦徐 廣廣居甫輯

明平昌黃國士允符甫校

宋

義娼

義娼者長沙人也不知其姓氏家世娼籍善謳尤喜
秦少游樂府得一篇輒手筆口詠不置久之少游坐
鉤黨甫遷道長沙訪潭土風俗妓籍中可與言者或

言娼遂往焉。少游初以潭去京數千里，其俗山獠夷陋，雖聞娼名，意甚易之。及見，觀其姿容既美，而所居復瀟灑可人意，以爲非唯自湖外來所未有。雖京路間亦不易得，坐語間，顧見几上文一編，就視之，目曰秦學士詞。因取竟閱，皆已平日所作者。環視無他文，少游竊怪之，故問曰：秦學士何人也？若何自得其詞之多？娼不知其少游也。卽具道所以。少游曰：能歌乎？曰：素所習也。少游愈益怪曰：樂府名家無慮數百，若

何獨愛此乎？不惟愛之，而又習之歌之。若素愛秦學士者，彼秦學士亦嘗遇若乎？曰：妾僻陋在此，彼秦學士京師貴人也，焉得至此？籍令至此，豈顧妾哉？少游乃戲曰：若愛秦學士，徒悅其詞爾。若使親見容貌，未必然也。娼嘆曰：嗟乎！使得見秦學士，雖爲之妾御，死復何恨？少游察其語誠，因謂曰：若欲見秦學士，卽我是也。以朝命貶黜，因道而來此爾。娼大驚，色若不懌者，稍稍引退，入謂母媪。有頃，媪出設位，坐少游於堂。

娼冠幘立階下北向拜少游起且避媼掖之坐以受拜已且張筵飲虛左席示不敢抗母子左右侍觴酒一行率歌少游一闕以侑之卒飲其權此夜乃罷止少游宿衾枕席褥必躬設夜分寢定娼乃寢先平明起飾冠幘奉沃盥立帳外以侍少游感其意爲留數日娼不敢以燕惰見愈加敬禮將別囑曰妾不肖之身幸侍左右今學士以王命不可久留妾又不敢從行恐重以爲累唯誓潔身以報他日北歸幸一過妾

妾願畢矣少游許之一別數年少游竟死於藤娼雖處風塵中爲人婉婉有氣節旣與少游約因閉門謝客獨與媼處官府有召辭不獲然後往誓不以此身負少游也一日書寢寤驚泣曰吾自與秦學士別未嘗見夢今夢來別非吉兆也秦其死乎亟遣僕順途覘之數日得報秦果死矣乃謂媼曰吾昔以此身許秦學士今不可以死故背之遂衰服以赴行數百里遇於旅館將入門者禦馬告之故而後入臨其喪拊

二休傳 二一 卷
棺繞之三週舉聲一慟而絕左右驚救已死矣湖南
人至今傳之以爲奇事京口人鍾鳴將之常州校官
以聞於郡守李次山結旣爲作傳又系贊曰娼慕少
游之才而卒踐其言以身事之而歸死焉不以存亡
間可謂義娼矣世之言娼者徒曰下流不足道嗚呼
今夫士之潔其身以許人能不負其死而不愧於娼
者幾人哉娼雖處賤而節義若此然其處朝廷處鄉
黨處親戚僚友之際而士君子其稱者乃有愧焉則

娼之義豈可薄耶詩曰采芣采菲無以下體余聞李
便君結言其先大父往持節湖湘間至長沙聞娼之
事而嘆異之惜其姓氏之不傳云復書長句於後曰
洞庭之南瀟湘浦佳人娟娟隔秋渚門前冠蓋但如
雲玉貌當年誰爲主風流學士淮海英解作多情斷
腸句流傳往往過湖嶺未見誰知心已赴舉首却在
天一方直北中原數千里自憐容華能幾時相見河
清不可俟北來仙客古藤州渡湘獨弔長沙傳天涯

流落行路難。暫解征鞍。聊一顧橫波。不作常人看。避
近乃慰平生慕。慕蘭當置酒。羅餽珍。明燭燒膏。爲延佇。
清歌宛轉。遶梁塵。博山空濛。散烟霧。雕床斗帳。芙蓉
褥。上有鴛鴦合歡被。紅顏深夜承燕娛。玉筍清晨奉
巾屨。匆匆不盡新知樂。惟有此身爲君許。但說恩情
有重來。何期不別。歲將暮。午枕孤眠。魂夢驚。夢君來
別如平生。與君已別。復何別。此別無乃非吉徵。萬里
海風掀雪浪。魂招不歸。竟長往。往效死君前。若不知向

來。宿約期無爽。君不見。二妃追舜。號蒼梧。恨染湘竹
終不枯。無情湘水自東注。至今斑筍盈江隅。屈原九
歌。豈不好。煎膠續絃。千古無我。今試作義娼傳。尚使
風期後來見。

劉氏

宣和用兵。燕雲厚賦。天下緡錢。督責甚峻。民無貧富。
皆被其害。時海州揚六秀才之妻劉氏寡居。謂二子
曰。國家用兵。歛及下戶。期會促迫。刑法慘酷。吾家積

錢列屋坐視鄉黨之困與官吏之負罪而晏然不顧心安乎遂請于官願以緡錢一百萬獻之以免下戶之輸於是。一郡數縣之官吏得以逃責而下戶得免於流離死亡者皆劉氏之賜也。吁。今人積金蓄穀倍數若遇災荒而幸糴價之高遭危難而喜窖藏之密者滔滔皆是也。其視劉氏之賢何啻霄壤耶。

董國度妾

董國度字元卿饒州人宣和六年進士第調萊州膠水簿會北兵動留家於鄉獨處官所中原陷不得歸棄官走村落頗與逆旅主人相得念其羈窮爲買一妾不知何許人也性慧解有姿色見董貧則以治生爲已任罄家所有買磨驢七八頭麥數十斛每得麪自騎入市鬻之至晚負錢以歸如是三年獲利益多有田宅矣董與母妻隔別滋久消息不通居常戚戚

二侯傳 二十卷
意緒無聊妾叩其故董嬖愛已深不復隱爲言我故
南官也一家皆在鄉里身獨漂泊茫無歸期每一想
念心亂欲死妾曰如是何不早告我我兄善爲人謀
事旦夕且至請爲君壽之數日果有客長身虬髯騎
大馬驅車十餘乘過門妾曰吾兄至矣出迎拜使董
相見叙姻戚之禮留飲至夜妾始言前事以屬客是
時虜令凡宋官亡命許自陳匿不言而被首者死董
業已漏洩又疑兩人欲圖已大悔懼乃始曰無之客

忿然怒且笑曰以女第托質數年相與如骨肉故肯
禁欲致君南歸而見疑如此倘中道有變且累我當
取君告身與我以爲信不然天明執告官矣董亦懼
自分必死探囊中文書悉與之終夕涕泣一聽於死
客去明日控一馬來曰行矣董請妾與俱妾曰適有
故須少留明年當相尋吾手製一衲袍贈君謹服之
嗟吾兄馬首所向若返國兄若舉數十萬錢相贈當
勿取如不可却則舉袍示之彼嘗受我恩今送君歸

未足以報德當復護我去萬一受其獻則彼責已塞
無復顧我矣善守此袍亡失也董愕然怪其語不倫
且慮隣里知覺輒揮涕上馬疾馳到海上有大舟臨
解維客麾使登楫而別舟遽南行略無資糧道路之
費茫不知所爲舟中奉侍甚謹且食不相問訊纔達
南岸客已先在水濱邀諸旗亭相勞苦出黃金二十
兩曰以是爲太夫人壽董憶妾語力辭之客不可曰
赤手還國欲與妻子餓死耶強留金而出董追挽之

示以袍客曰吾智果出彼下吾事殊未了明年挈君
麗人來徑去不返顧董至家母妻二子俱無恙取袍
示家人縫綻處黃色隱然折視之滿中皆箔金也踰
年客果以妾至偕老焉

銀瓶烈女

宋銀瓶烈女岳鄂王女也女生時母夢吞月生果奇
異性敏涉獵百子喜傳之有烈有義者苟適意卽終
夜玩之無斃也甫言時鄂王從陣歸女牽衣膝下問

之曰胡不卽一斬賊首耶識者烈之後鄂女被執女
痛父之冤求自盡或有止之者女哭應聲曰我父戮
力報主檜賊賣國害忠身屬女郎報復無地卽不如
大漢之緹縈何不爲曹江之女娥父以爲臣死忠我
以爲子死孝同歸九泉足矣若等會當見檜賊之屍
粉也言畢肩銀瓶投於宅之東南井死焉宅址卽今
杭之按察司也後按察使梁公立大亭覆其井榜曰
孝娥井蜀劉瑞銘曰天柱斃日爲月禍忠烈奸檜孽
叫父冤冤莫雪赴井抱瓶泉化血血如霓憤如鐵誓
江之娥符爾節噫嘻井可竭名不可滅

申屠氏

申屠氏宋時長樂人美而豔申屠虔之女也旣長慕
孟光之爲人名希光十歲能屬文讀書一廻輒能成
誦其兄漁釣海上作詩送之曰生計荷竿二十年茫
茫此去水連天往來酒灑臨江廟晝夜燈明過海船
霧裡鳴螺分港釣浪中拋纜枕霜眠莫辭一棹風波

險平地風波更可憐其父常奇此女不妄許人年二十候官有董昌以秀才異等爲學官弟子處旣見之學宮遂以希光妻昌希光臨行作畱別詩曰女伴門前望風帆不可留嘶鳴舊葉雨江醉蓼花秋百歲身爲累孤雲世共浮淚隨流水去一夜到閩州入門絕不復唵食貧作苦晏如也居久之當靖康二年郡中大豪方六一者虎而冠者也聞希光美心悅而好之乃使人誣昌陰重罪罪至族六一復陽爲居間得輕

比獨昌報殺妻子幸無死因使侍者通殷勤強委禽焉希光具知其謀謬許之密寄其孤于昌之友人乃求利七首懷之以往謂六一曰妾自分身首異處矣賴君高誼生死而骨肉之妾之餘君之身也敢不奉承君命但亡人未歸淺土心竊傷之惟君哀憐旣克葬乃成禮六一大喜立使人以禮葬之於是希光僞爲色喜裝入室六一旣至卽以匕首刺之帳中六一立死因復殺其侍者二人至夜中詐謂六一卒病委

篤以次呼其家人家人皆愕卒起不意先後犇入希
光皆殺之盡滅其宗因斬六一頭置囊中馳至董昌
葬所以其頭祭之明日悉召山下人告之曰吾以此
下報董君吾死不媿魂魄矣以衣帶自縊而死

宋韓希孟

韓希孟宋韓魏公琦五世孫女少明慧知讀書嫁襄
陽之賈瓊時始字確供嬪職會元兵破巴陵爲卒所
掠將獻其主孟時年十八知不可免乘間作詩一律

書之以藏於練帶中其詩曰我質本瑚璉宗廟供蘋
蘩一朝嬰禍難失身戎馬間寧當血刃死不作衽席
完漢上有王猛江南無謝安長號赴洪流激烈摧心
肝遂赴水死三日後其屍始出因於練帶中見其詩
句觀者爲之慄然

宋忠臣嬪

宋趙昂發爲池州通判攝州事繕壁聚糧爲固守計及元兵遊騎至都統張林陰遣人納款昂發知事不濟謂妻雍氏曰城將破我守臣不可去汝先出雍曰君爲命官妾爲命嬪君爲忠臣妾獨不能爲忠臣嬪乎昂發笑曰此豈汝所能耶雍請先死昂發笑止之及元將上城卽晨起書几上曰國不可背城不可降夫嬪同死節義成雙雍氏遂與夫同縊從容谷堂

羅惜惜

浙東張忠父與羅仁卿隣居張宦族而貧羅崛興而富宋端平間兩家同日生產張生子名幼謙羅生女名惜惜稍長羅女寄學於張人常戲曰同日生者合爲夫嬪張子羅女私以爲然密立券約誓必偕老兩家父母罔知也年十數歲嘗私合於齋東石榴樹下自後無問明年羅女不復來學張子雖屢至羅門閨院深邃終不見女至冬張子書詞名一剪梅云同年

同日又同窓不似鸞鳳誰似鸞鳳石榴樹下事匆忙
驚散鴛鴦折散鴛鴦一年不到讀書堂教不思量怎
不思量朝朝暮暮只燒香有分成雙願早成雙伺其
婢連日不至又成詩云昔人一別恨悠悠猶把梅花
寄隴頭咫尺花開君不見有人獨自對花愁一日婢
至與之云齋前梅花已開可托折梅花遞回信來去
無報音明年隨父忠父館寓越州太守齋兩年方歸
羅女遣婢餽錢篋中有金錢十枚相思子一粒張大

喜語婢欲得一會期且復書一詩云一朝不見似三
秋真個三秋愁不愁金錢難買尊前笑一粒相思死
不休嘗擲金錢爲戲母見詰之云得之羅女母覺其
意遣里媪問婚羅父母以其貧不許曰若會及第做
官則可明年張又隨父同越州太守候差于京又兩
年方歸而羅氏受里富室辛氏聘矣張大恨作詞名
長相思云天有神地有神海誓山盟字字真如今墨
尚新過一春又一春不解金錢變作銀如何忘却人

遣里嫗密送與女女言受聘乃父母意但得君來會
面寧與君俱死永不願與他人俱生也羅屋後牆內
有山茶數株可以攀緣及牆約張候於牆外中夜令
婢登牆用竹梯置牆外以度凡伺候三夕而失期賦
詩云山茶花樹隔東風何啻雲山萬萬重銷金帳煖
貪春夢人在月明風露中復遣里嫗遞去女言三夕
不寐無間可乘約以今夕燈燭後爲期至期果有竹
梯在牆外遂登牆緣樹而下女延入室登閣極其繼

繼遂訂後期以樓西明二燈爲約如至牆外止一燈
不可候也自後無夕不至或一二夕或三四夕明三
燈則牆外亦有竹梯矣月餘又隨父館寓湖北帥廳
先數日相與泣別女遺金帛甚厚曰幸未卽嫁則君
此歸尚有會期否則君其索我於井中結來世姻矣
其年張赴湖北留寓試畢歸里則女亦擬是冬出適
聞張歸卽遣婢訂約今夕且書卜算子詞一闕云幸
得那人歸怎便教來也一日相思十二辰直是情難

捨本是好姻緣又怕姻緣假若是教隨別箇人相見
黃泉下張如約至女喜且怨曰幸有期會了曷爲又
往湖北去乃不務早歸從今若無夜不會亦祇兩月
餘矣當與君極歡雖死無恨君少年才俊前程未可
量妾不敢以世俗兒女態邀君俱死也相對泣下久
之張索筆和其卜筊子云去時不由人歸怎由人也
羅帶同心結到成底事教揀捨心是十分真情沒些
兒假若道歸遲打棹篋甘受三千下自是遂無夜不

至辛月餘爲羅父母所覺執送有司女投井不吳令
人日夕隨之張到官歷歷具實供答宰憐其才欲貸
其罪而辛氏有巨貲必欲究竟張母遣信報其父父
懇湖北帥關節本郡太守未幾湖北帥寓試揭曉張
作周易魁旗鈴就囿中報捷宰大喜延至公廳賀之
送歸拜母申州請旨邑方逮女出官中途而返太守
得湖北帥使書而本縣申文亦至辛氏以本縣擅釋
張子赴州陳訴太守曉辛曰羅氏不廉女也天下多

美嬈人汝焉用昵是爲當令羅氏還爾聘財辛辭塞
太守命吏取辛情願休親狀行移本縣追理聘財密
書與宰令爲張羅了此一段姻緣宰具札招羅仁卿
公廳相見 賀其得佳婿盛禮特筵具道守意羅歸

養張明年登科仕至俸夫嬈諧老焉

馬瓊瓊

朱端朝字廷之宋南渡後肄業上庠與妓馬瓊瓊者
往來久之情愛稠密馬屢以終身之託爲言朱雖口
從而心不許之蓋以妻嚴謹不敢主盟非薄倖也而
端朝文章富贍瓊瓊知其非白屋久居之人遂傾心
凡百費用皆瓊瓊給之時秋試高中捷報之來瓊瓊
喜而勞之端朝乃淬勵省業以决春闈之勝旣而到
省愜意翌日揭榜果中優等及廷對之策失之太詰

遂寘下甲初注授南昌尉瓊瓊力致懇曰妾風塵輩
之人荷君未遽棄去今幸榮登仕版行將雲泥隔絕
無復奉承枕席妾之一身終淪棄矣誠可憐憫欲望
君與謀脫籍之計永執箕箒然願君內政謹嚴妾常
小心伏事無敢唐突萬一脫此業緣受賜於君誠不
淺淺耳且妾之箱篋稍充若與力圖去籍誠爲不難
端朝曰去籍之計固可主張但恐不能與家人相處
使其無妬忌之態端朝爲計亦不至今日盛意旣濃

沮之則近無情從之則虞有辱然旣出汝中心卽不
與調護先入數語使其和同柔順庶彼此得以相安
否則端朝之計無所施矣一日端朝因問謂其妻曰
我久居學舍雖近得一小官外人誠有助焉且我家
貧急於干祿豈得待數年之闕我所得一官實出妓
子馬瓊瓊之賜今彼欲傾箱篋求託於我仍訪去籍
彼亦能小心迎合人意脫彼於風塵之間此亦仁人
之恩也其妻曰君意已決妾復何辭端朝喜謂瓊瓊

日初畏家人不從吾言。試一叩之。乃忻然相許。端朝於是寤轉求托。而瓊瓊花籍亦得脫去。瓊遂搬囊橐。與端朝俱歸其家。既至門。其正室一見如故。端朝自是得瓊瓊所攜。而家遂稍豐。因整理一區中。闢二閣。以東西扁名。東閣正室居之。乃令瓊瓊處於西閣。後止有東西閣相通。同處。倏經三載。闕期已滿。迂吏前至。端朝以路遠俸薄。不肯携累。乃單騎赴任。將行。置酒與東西閣相宴。因屬曰。凡此去。或有家信來。往東

閣。西閣不能別書。止溷同一緘。復書亦如之。言畢。端朝獨之。南昌在路。登涉稍艱。既到南昌。參州交印。謁廟。受賀。復禮人事。方畢。而巡警繼至。倏經半載。乃得家信。止東閣有書。而西閣無之。端朝亦不介意。復書中。但論及東閣寬容之意。仍指西閣奉承之勤。書至。竟不及見。且曰。縣尉之行也。嘗曰。作書回字。當與二閣共之。今乃不獲覩。此何意也。東閣開言。頗嫉之。欲去。而未可。西閣乃密遣一僕。厚給裹足。授以書。囑之。

日勿令東閣孺人知之。及書至南昌，端朝開緘，絕無一字，止見雪梅扇面而已。因反覆觀翫，及於後寫一詞名減字木蘭花云：雪梅妬色，雪把梅花相抑勒。梅性溫柔，雪壓梅花怎起頭。芳心欲訴，全仗東君來作主。傳語東君，早與梅花作主人。端朝詳味詞中之意，則知西閣爲東閣摧挫可知矣。自是坐卧不安，日夜思欲休官賦歸去來之計。蓋以僥倖一官，皆西閣之力，不忘本也。後竟以尋醫爲名，而棄官歸來。既至家，

而東西二閣相與出迎，深怪其未及書信，忽作歸計，叩之不答。既而端朝置酒會二閣，而言曰：我僥倖一官，羈迷千里，所望二閣在家和順相容，使我居官少安。昨日見西閣所寄梅扇後書減字木蘭花一首，讀之，使人不遑寢食，吾安得而不歸哉。東閣乃曰：君今仕矣，且與妾判斷此事。據西閣詞中所說梅花，孰是。端朝曰：此非口舌所能剖判。當取紙筆來書其是非。曲直遂作浣溪沙一闋，以示二閣云：梅正開時雪正

狂兩般幽韻孰優長且宜持酒細端詳梅比雪花多
一出雪如梅蓋少些香花公非是不思量自後二閣
歡會如初端朝亦不復出仕矣

謝疊山妻

宋李氏謝枋得之妻枋得守安仁兵敗逃閩中李氏
携二子匿貴溪山採草木而食賊至今曰不獲李氏
屠而墟李氏聞之曰豈可以我累人遂就俘明年徙
囚建康閩當沒入爲奴遂經死獄中

元

李仲義妻

元李仲義妻劉氏女也至正十二年房山縣大饑平
章事哈喇不花兵乏食執仲義欲烹之劉氏聞之遽
往涕泣伏地告曰吾夫瘦小不可食吾聞嬾人肥黑
者味美吾肥且黑願就烹以代夫死兵遂釋其夫而
烹劉氏聞者莫不哀之

湯輝妻

元湯輝妻張氏處州兵亂其家財先已移入山麓夫與姑共守之舅以疾未行張氏任藥膳且以輿自隨既而賊至卽命以輿載其舅而已遇賊賊以刀脇之曰從我則生否則死張掠髮整衣請受亦賊未忍殺張懼汗卽奪其刃自刺死年二十七

臨海民妻

元臨海民妻姓王氏幼有節操不苟言能觀書善於

詩賦歸夫家嫡道無虧後臨海有千夫長者殺其夫見王而悅之有他意王念將被污請持服暮月乃可千夫長從之仍使侍嫡襍守賦還過嶮之清風嶺囓指血題口占詩於石崖上其詩曰君王無道妾當災棄女拋兒逐馬來夫向不知何日見妾身還向幾時回兩行怨淚偷頻滴一對愁眉鎖不開遙望家鄉何處是存亡二字實哀哉遂投崖下以死石上血債起至今猶存

吳氏女

城之西有吳氏女生長儒家才色俱麗琴棋詩書靡不究通大夫士類稱之其父早世遺命宜以爲儒家室女自負不凡余今年客于洪府一日媒媪來言女家久擇婿難其人洪仲明公子戲欲與余求之余辭云已娶不期媒媪欲求余詩詞達于女氏余戲賦水蘭花慢一闋翌日女和前詞付媒媪至乃曰吳氏之族見此詞喜稱文士之美但母氏謂官人已娶而不

可然女獨憐余之才磨唱迭和復令乳母來觀且述女意又欲雖居二室亦不辭也囑余托相知之深者求啟母意歸余然余在城之日淺相知者少謾囑意山長吳槐坡者往說其母終亦不從有周氏懼余之成事挾財以媚母氏母乃決於從周遂納其定禮女號泣曰父臨終命歸儒士周子不學無術但能琵琶耳我誓不從周氏因狎狂擲冠于地母怒毆之發憤成疾病且篤母乃大悔懼逆其意卽以定禮付媒媪

予聞古今
傳者豈非
述碑古之
事則他人
代言身如

斯之事狀
而鄭郎
自記亦由
不少顧忌
知是皇者
庚午皇鉄
甲之十也

以歸於周然女病意無起色因以書遺余曰妾之病
實為郎也若此生不救抱恨於地下料郎之情豈能
忘乎臨終又泣謂其青衣名梅蓋者曰我愛鄭郎生
也為鄭死也為鄭我死之後汝可以鄭郎詩詞書翰
密置棺中以成我意未幾果卒嗚呼文君之於相如
自昔所難而况夫嬈之間多才相配世之尤難者乎
夫以女之才如是而憐余之才又如是齊眉之相好
唱和百年豈非天下之至樂者乎而况其家本豐殖

有貲財者哉乃厄母命之不從發憤成疾抱恨而死
嗟夫紅顏勝人多薄命自古如斯而况才色之兼全
考驚彩雲之易失痛苗壤之相遺亦徒重余之臨
風相悵快耳恨何言也抑余非悅於色也愛其才非
徒愛其才也感其心也延祐戊午永嘉鄭僖天趣序

附

京師女

京師女長安大昌里人妻也其夫有讎人欲殺其夫

而無道聞其妻仁孝有義乃劫其妻之父使要其女
爲中譎父呼其女告之女計念不聽則殺父不孝聽
之則殺夫不義不孝不義雖生不可以行於世欲以
身當之乃且許諾曰旦日在樓上新沐東首卧則是
矣妾請開戶牖待之還其家乃告其夫使卧他所因
自沐居樓上東首開戶牖而卧夜半伏家果至斷其
頭持去明而視之乃其妻頭也伏人哀之以爲有義
遂釋不殺其夫

俠嫗

修容嘗言幼時其母好善屬里中盜大起闔門惶駭
忽一老嫗至曰汝家從來多陰德盜雖亂吾能匿
無庸駭也袖中出黑綾二尺製作條子每人令繫一
條于臂曰不必備飲食第隨我行耳家中一切無所
損修容母子隨至一道院老嫗指一神像曰是神慈
悲好行善行汝等可潛其左耳于是教修容母子閉
目負之而入神像亦不大母子處之如一間屋中老

嫗朝夕來視神像耳孔僅容指凡飲食至耳孔輒大
一日盜突入院中兵器羅列悉利修容從耳孔中窺
之甚寒心一夕老嫗持一人頭示修容曰渠魁已斬
餘無慮修容問何不早行之曰雖係盜亂亦天數然
吾小術耳何敢違天今天命吾斬則斬耳于是用法
如前負而出歸至家修容拜以爲師誓修苦行以報
德老嫗曰汝仙骨尚微無徒勞也于是教脩容作萬
壽救歌連遷曲後不知所住修容歸于元雍也

大尾

